

胡 正 言

行动队





2 039 1203 4

行 动 队

胡 正 言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描写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我新四军一支神出鬼没的行动队反日伪大清乡的战斗故事。全书热情讴歌了当年中华儿女为反抗日寇野蛮侵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赞颂了他们为保卫祖国的纯美心灵、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较成功地塑造了行动队队长肖伦、队员大老郑、特别小队队长赵国华、队员憨牛、小山、黑生、小荣等可爱的英雄形象，对反面人物山崎、吴七、冯天奎等令人厌恨的形象也勾画得恰到好处。作品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紧张、曲折，文字清新。

行 动 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262,000 开本787×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2 $\frac{3}{4}$ 插页16

1983年7月北京第1版

1983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15,000

书号 10019·3476

定价 1.20 元

目 录

一 特殊的队伍	1
二 山崎和他的哼哈二将	16
三 痛打吴七	25
四 夜审李泰康	35
五 “请他编菩萨！”	51
六 红红的花朵	72
七 大闹白马镇	91
八 真真假假	106
九 滔滔的伏牛河	120
十 生与死	134
十一 欢乐的晚上	150
十二 搏斗	165
十三 月夜静悄悄	186
十四 阴谋	201
十五 誓言	219
十六 这丫头	230
十七 张小二	243
十八 怪事	253

十九	好戏还在后头	272
二十	一箭双雕	288
二十一	血战	305
二十二	谜	322
二十三	“拔”炮楼	332
二十四	钓大鱼	347
二十五	化险为夷	356
二十六	血染鸿宾楼	368
二十七	全歼鬼子巡视团	381
二十八	火阵	389

一 特殊的队伍

海边的天气变化无常。昨天上午晴得好好的，中午就阴了，刮起西北风，很快下了一阵暴雨，还接连打了好几个炸雷，赵家坝西边一棵合抱不交的大桑树也被劈开烧焦了。世道凶险呵！六十八岁的国华奶奶说，在她的记忆中，春天打这么响的雷，还没见过。

风慢慢减弱了，伏牛河在不安地吼叫，翻卷着混浊的浪花。河两岸那些经冬的芦苇，顽强地在料峭的寒风中挣扎。一阵大风把它们吹得倒向一边，风一缓，它们又挺起腰杆，雄赳赳地站立了起来。

西北风落水，每回一吹，伏牛河里的水总是要降下两三尺。于是，岸边就露出了浅浅的河滩。平常这个时候，总是十分热闹，孩子们早在浅滩上拾肥大的河蚌了。也有一些河蚌钻进淤泥里躲了起来，可它们行走时留在身后一条长长的小沟，提供了可靠的线索，只要在那小沟的尽头伸手往稀泥里一摸，保证手到擒来。

今天河蚌很多，但河滩上却十分安静。一眼望去，南岸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人影在晃动。这是个十六七岁的瘦瘦的小伙子。他是赵家坝人，名叫黑生。

赵家坝是个抗日堡垒村。五天前的晚上，区干部们正在这里开会的时候，从白马镇来的一队鬼子、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庄。区干部们经过激烈的战斗突围了，可是残暴的敌人烧毁了赵家坝十二间房子，杀死了两名村干部和五名群众，黑生家隔壁的陆大姐一个才两岁的儿子被鬼子扔进火里活活烧死，陆大姐也被他们打伤了。这会儿黑生赶拾河蚌，就是要给陆大姐补养补养身子。

他赤着脚，吧嗒吧嗒地在深过脚面的稀泥里跑着，斜背在身上的竹篓已经挺沉了。眼下形势紧张，随时都可能遇到鬼子或二黄^①，黑生不敢在这里久呆。他翻过河堤，穿过坟丘纵横的小荃滩，疾步朝村子里赶去。

阴天黑的早。高大的老榆树在风中“飒飒”响着，回窝的老鹁在“呀呀”地叫。四野里一个人也不见。

这一带沟旁、路边，苇丛茂密，很荒凉。有人说这里白天也闹鬼，黑生不信，可不知怎的，心里总是有些发毛。

“哪有鬼呀！”他暗暗埋怨自己，“行动队肖队长、大老郑他们不是说过吗，鬼呀，神呀，都是迷信，根本就没有……”

“哇！”冷古丁响起一声怪叫，把黑生吓了一跳！枯败的芦苇丛中呼噜一声响，也不知是不是飞走了一只鹭鸶，黑生没敢回头看。

他加快了脚步。忽然，前面又传来一阵奇怪的象人哼的声音。真的遇到鬼了？黑生的胸口咚咚地跳着，头皮也直发麻。他手里有一把小铁铲子，遇到情况，这玩艺是顶不了多大用处的。

^① 群众对身穿黄军服的伪军的蔑称。

他想跑，但那惨人的哼声偏偏拦在他前面的必经之地。

黑生不由停了下来，尖起耳朵听着。他听出呻吟声是从前面约三十步远的沟边发出的。一定是人。哎呀，别是村里的哪个被“清乡”的敌人打伤了！他决定去看看，就紧攥着铲子，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声音就在跟前了，可还没见到人。看样子，那人睡在沟埂下面。

黑生刚跨到沟埂上，就听一迭连声“饶命！饶命！……”下面躺着的人不住地哀求，两眼绝望地望着他。

这是个二黄。好长的一个家伙！额头上血糊糊的，又黑又脏的脸上，眼泪流出了两条沟。

“饶命！你这个坏蛋！”黑生举起铲子，厉声喝道，“把枪交出来！”

“枪，枪在五里庙就丢啦……好乡亲，你高抬贵手，饶了我，放我一条命吧！哎哟！……我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妻子儿女，唔唔……”二黄说着说着，失声哭了起来。

黑生的心被他哭软了，高高举起的铲子没有打下去。

“……我，我是硬叫他们抓来的呵，谁愿穿这身黄狗皮，干这档枪子的事？……”

二黄说的很真诚，黑生把铲子放下了。

“我姓王，叫王世柱。家就住在南乡三棵樟。哎哟！我也是穷人，家里祖祖辈辈都是打长工的……新四军抗日，打日本鬼子，做的是好事，我哪能跟他们作对呢？可上司说，要是我跑了，就杀我全家……”

黑生在沟埂上坐下了，听这个名叫王世柱的二黄诉说他的经历。

王世柱告诉黑生，他们那个小队驻在赵家坝西边的五里庙，今天一大早，让新四军的行动队给打垮了，他腿长，捡了一条命……

“嗯，你还有些认识。我们宽大，不杀你。”黑生威风凛凛地说，“起来跟我走吧！”

“我，嗯，我走不了啦！”

“装死！你脸上不就划了个口子吗？”

“我，呵哟，我让毒蛇咬喽！……”

原来，王世柱从五里庙逃到这里，一头趴在沟埂下面，动也不敢动。谁知他碰塌了一块土，一条躲在里面的毒蛇在他的脚面上咬了一口。毒蛇被他打死了，可他的脚越肿越厉害。

事情也巧，黑生有祖传治毒蛇咬的秘方，在附近村庄算个小有名气的蛇医。他见王世柱打死的是条土蛇，不算太毒，可人被它咬了若不及时治，也有生命危险。他扒开王世柱的裤子一看，不由得一惊。这家伙小腿也肿了，脚面已经发青，再不抢救，就死定了！

黑生想救他，一看他那身黄狗皮，又感到一阵恶心。但他还是下了决心救他，一边把那家伙往埂上拖，一边骂道：“你这个坏蛋，跟鬼子干坏事，死了也活该……”

黑生一骂，王世柱立即千恩万谢地说好话。他明白，小伙子这是要救他啦！可他马上又担心地问：“你，你要把我往哪儿带？”

“上村子里去呀！”

“不能去，不能去！”王世柱惶恐地说，“我是二黄，乡亲们见了我，还不扒皮抽筋？”

“那你就呆在这里吧！我懂蛇医，老实对你讲，不等到半夜，蛇毒一归心，就要你的命！”

王世柱不说话了。

这家伙是个大个子，不好背。黑生也不愿背他。他反抱着他的两只胳膊，让他的头靠在自己的脊梁上，就这么一蹭往家拖去。

“好兄弟，你救了我一命，这生报答不了，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做牛做马？哼！”黑生气喘喘地说，“只要你不当二黄，不做鬼子的走狗就行了……”

一直到天黑透了，黑生才把王世柱拖进他家的柴屋。他将河蚌送往陆大姐家，回来后没来得及告诉别人，就忙着给王世柱放血，敷热手巾，上药……

黑生刚刚忙定规，门突然开了，跳进一个十五六岁又黑又瘦的人来，他叫小山，也是行动队的小队员。小山一看黑生在喂一个二黄喝水，吓了一跳。

黑生连忙解释说：“他叫土蚣蛇咬伤了……”

“他是什么人？不是二黄？”

“是……呀……”

“他是来投降我们的？”

“不是。”

“你认识他？”

黑生摇摇头。

“好哇！”小山瞪着眼睛说，“你对一个坏蛋，象待我们新四军伤员一样！”

“我，我……”黑生心里急，又说不清楚。“我，我想等一会就去报告国华和二老头……”

“不要你去！”小山猛地将门一带，跑了。

王世柱躺在地铺上，浑身直哆嗦。

黑生站在门边，半天没有动。

难怪小山生气。半个多月来，惨无人道的日伪军又欠下了抗日人民一笔笔新的血债，又把这里的和平居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

这块地处长江入海处的广袤平原属新四军第四分区。四分区包括南通市和通(南通)、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四县。这是个土地平衍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在军事上，它是上海的翼侧，苏北的门户，直接控制着长江的出入口，并且是我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在中国的兵力和物资越来越吃紧，因此，提出“巩固华北，确保京沪”，“以战养战”的口号。为了“确保”南京、上海，敌人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调集重兵，气势汹汹地开始了对我苏中四分区的大“清乡”。

从保存有生力量的全局出发，新四军主力奉命转移到敌人包围圈的外线去作战，许多青壮年也跟着部队走了。敌人“清乡”区域里的人民，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天，真是村村冒

烟，户户戴孝。小小的赵家坝，就被他们杀死七个干部和群众，烧毁十五间房屋！人们怎能不痛恨这些万恶的强盗呢！

“好，好兄弟……”王世柱坐了起来，可怜巴巴地朝黑生望着。

现在该怎么对待这个家伙？黑生好为难呵！

这时，小山又领着赵国华和小荣气冲冲地来了。赵国华今年刚刚十八岁，是行动队的小队长，他一进门，也没问个青红皂白，就叫道：“你搞什么家伙，敌我不分！”

黑生不敢正视他的小队长，噤着嘴说：“他，他也是个穷人……”

“还穷人哩，他没跟鬼子来把你杀了！肖队长他们拼死拼活打敌人，你却去救一个二黄！”

“我……”黑生想说什么，又哽住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直滚。

小荣是个很细心的姑娘，她望望躺在地下的二黄，怕国华又冒出什么暴露秘密的话来，赶忙把他和黑生推了出来。

小山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着风凉话：“还没让他睡金丝床哩。当汉奸倒当出功劳来了……这种‘好’事，老书呆子李家儒都做不出来……”

“你真是个小书呆子！”国华又叫道，“我也晓得讲政策，可现在是什么时候？”

“就你嗓门大！”小荣冲着国华说，“有话不能好好讲吗？你要先让人家黑生说话嘛。”

黑生断断续续地讲着发现王世柱和救他的经过。国华远远

地站在一边，三句听不进一句。小山虽然没发火，黑生说一句，他就小声地反驳一句。只有小荣在认真真地听。小荣听着听着，又气黑生，又同情黑生。国华说的对，现在是什么时候？正是鬼子汉奸到处疯狂地杀人放火的当口呵！要说坏，狗汉奸比鬼子还坏！他们讲中国话，多数又人熟地熟，许多坏点子都是他们出的。老百姓恨不得抓住这些汉奸，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可黑生做的也不算错呀。那个二黄也是个穷人，是被人家抓去当伪军的，他已经没有枪了，你能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吗？小荣想帮黑生讲几句话，但她心里明白，又讲不出个道道来。

“啰唆什么！”国华打断了黑生的话。“我问你，他们这几天下来‘扫荡’，单单五里庙乡就死了多少人？”他见黑生没说话，土前两步，叫道：“说呀！”

黑生被吓了一跳，又唏唏嘘嘘地擦着眼泪。

小荣看不下去了，往国华跟前一站，道：“你要吃人呀！”小荣最不怕国华。国华发火的时候，她也敢和他顶。她说：“你就这么凶呀，还是小队长呢，小队长就这样对待人家？要我说，黑生没做错。”

“没错？那你说他对在哪里？”

“你不也说要讲政策吗？”

“政策，那要看在什么时候！敌人越凶，我们越要以牙还牙！”

“嗯……”小荣没词了。

“别嗯，你说呀！我看你也是敌我不分。哼，乡亲们都盼着

多打敌人，他却去救一个坏蛋……”

小荣心想，国华在火头上，这样僵持下去不好。就悄悄地叫小山把国华拉回家。她又叫黑生去把这件事报告二老头，然后，也匆匆地走了。

国华一进家门，就见奶奶一声不响地站在堂屋里。

“又在外头耍威风了？”奶奶板着脸，显得很不高兴。“本事真大呀！呵，你当过儿童团长，如今又是小队长，就该那么凶头凶脑地对待人家？人家孩子又没做错。他就是有错，你也只能好言好语地讲。”

国华撅着嘴，嘟囔道：“你也不晓得来龙去脉……”

“我不晓得？你藏被筒里吃个蚤子，都别想瞒过我。”

国华这才发现，小荣也在这里。他明白，是她在奶奶跟前告了状。

小荣姓李，她家是赵家坝唯一的外姓，但奶奶一向把她看得象自己的亲孙女一样。

奶奶又说：“黑生是个多好的孩子！我看他比你还有心眼。那孩子就是心肠好，去年他家大花猫死了，他不是整整哭了大半天吗……”

“心肠好？对杀人放火的二黄，也能心肠好？”

“二黄也要分几合几等。人家也是穷人，是硬被逼着干的嘛。他们不是几次要抓小荣表哥春生的壮丁吗？你说黑生做错了，这人要是春生，你救不救？”

国华没有吭声。经奶奶这一点拨，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也觉得自已脾气太粗暴，对黑生有些过火了。

“……这帮孩子中间，你是个领头的，领头的就要有个领头的样子。你看人家肖队长，说话和和气气，遇事不慌不忙，那才是个好领头人。你呢，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

奶奶正说着，二老头进来了。他朝奶奶点点头，自己找个板凳，坐了下来。

二老头叫赵汝传，今年刚刚五十岁。因为他排行第二，还因为这汝字辈是目前赵氏宗族中最大的辈分，所以人们一般都称他二老头。二老头是秘密党员，乡干部，并且是行动队赵国华小队的指导员。

奶奶问二老头：“今晚这事，你晓得不晓得？”

二老头点了点头。

“我笨嘴笨舌的，也说不出个三长两短。国华是你的人，你给我好好训训他！”

“我没想到你国华还这么糊涂！”二老头点上一锅烟，沉默了一会，说。

“糊涂？”国华朝二老头望望。二老头和奶奶可不一样，他是代表上级组织的。

“可不是吗！”二老头又说，“今晚这事，黑生做的对，是你错了！”他望望小山，又望望小荣。

小荣知道，二老头真地要训国华了。聪明的姑娘为了不让国华难堪，朝小山努努嘴，两人悄悄地走了出去。

“要是憨牛、小山、小荣这样对待黑生，那倒没什么，可你不该这样……”

二老头正说着，黑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了一个很不妙的

消息：被他救活的那个二黄，乘他不在，悄悄地溜走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老头把烟袋往裤腰上一插，当即决定，分几路往白马镇方向追赶。

大伙儿差不多追到了龙姑庙，也没追到那个二黄。那家伙就象一条逃进水塘里的泥鳅，连个影儿也没有啦！

下半夜时分，大家又在国华家里集中了。奶奶没有睡，老人家也为这件事悬着心。

现在，一切后悔、抱怨都是无济于事了，大家都在等着二老头说话。屋子里静极了，只有二老头一口接一口吸烟的“嗞嗞”声。他板着面孔，皱着眉头，严肃得就象庙里的关老爷。

一会儿，他小声地跟奶奶说了句什么，又低着头，在屋子里来回走了起来。他这一说一走，气氛缓和多了。国华又忍不住地嘀咕道：“我们在柴屋边讲的话，那个二黄都听到了，他要是回去报告了，再带着鬼子来……”下面的话他没再说，意思是很明白的。这些天，敌人到处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万一王世柱带来大队日伪军，赵家坝又将遭到一场血与火的洗劫！

二黄没溜走之前，国华大发雷霆，黑生只感到委屈，现在，可把他吓得不得了，因为这天大的过错，都是他找来的。

二老头吐出一口烟，突然问道：“那个二黄说话是本地口音？”

“是的。”黑生回答。

“他的模样你记的清楚？”

“他是大个子，长方脸，黑皮，厚嘴唇……”

“好。他不说是三棵树人吗？你赶快去五里庙找小四奶，她

娘家在三棵树。你去问问她，三棵树有没有这么个人。”

黑生站起来就要跑，被奶奶叫住了。奶奶说：“别去五里庙，隔壁刘二嫂小姨娘来了，她小姨娘家就在三棵树，问问她就行了。”

黑生走了。二老头又对小荣和小山说：“你俩去黑生家柴屋里，看看那个二黄丢下什么东西没有。快去快回。”

不一会，两路人马都回来了。黑生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三棵树有王世柱这么个人，他确确实实是被抓壮丁抓去的。王世柱有父母、妻子和一儿一女，家里很穷。他的两个弟弟这回还跟新四军走了。小山、小荣在黑生家柴屋里找到了一块破衣服布，布里包着两块银元。

二老头紧绷着的脸舒展开了，说：“这个王世柱跑回去是好事。要不，我们要服侍他，还得管他吃喝。”

“他不会回去报告，带鬼子来？”小山问。

“不会。”二老头说的很肯定。“他跟黑生讲的都是真话。既是这样，他心里头也是恨日本鬼子的。他留下这两块银元是为了报答黑生。他要是想带鬼子来，还留钱干什么？”

“那他干吗要逃回去？”

“他一定要逃回去。我是他，也会逃的。黑生把他救了回来，你们恨不得把黑生夹生吃了，他能不能怕？再说，他家就住在三棵树，现在又是鬼子的天下，他不怕鬼子杀他的父母儿女，烧他家的房子？”

二老头分析的很对，国华低着头，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是呵，当时火气再大，也不该当着二黄的面大吵大嚷呀！要是冷静